

陈敬毅

艺术王国里的

上帝

世界学术名著导引丛书



姚斯《走向接受美学》

导引



艺术王国里的上帝

姚斯

《走向接受美学》

导引

江苏教育出版社

艺术王国里的上帝

——姚斯《走向接受美学》导引

陈 敬 敦

责任编辑 王许林

出版发行：江苏教育出版社

(南京中央路165号，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淮阴新华印刷厂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6 印张 6.625 插页 2 字数 120,000

1990年6月第1版 1990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320册

ISBN 7—5343—1026—1

G·902

定价：2.20元

江苏教育版图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卷 首 语

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

——鲁迅《文化偏至论》

鲁迅先生这段话，在八十多年前，如司晨报晓的雄鸡之唱，开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声；在今天的中国，仍然振聋发聩，富有启迪心智的巨大生命力。因此，将作为我们编辑《世界学术名著导引丛书》的指导原则。

“洞达世界之大势”，我们的学术文化才不会为旧的思维定势所束缚，才能革故鼎新，追上时代的潮流，让学术文化由封闭型转为开放型，让理论思维突破单向、划

一、僵化的模式，向更为广阔的领域驰骋。

“取今复古，别立新宗”，正是《世界学术名著导引丛书》所追求的目标。立足于时代的高度，俯视而非仰视前人的文化成果，充分尊重评论主体的持异精神、首创精神和理论批评精神，从而“去其頗偏，得其神明”，构建一条面向世界、通达古今的学术文化发展之路。

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成为广大读者的知心朋友，因而在写法上力求学术性和知识性的结合，科学性和艺术性的融汇，深入浅出，生动活泼，以便激发阅读的兴味，探索的热情。

这是一项严肃、艰巨的工程。尽管前面的路崎岖而曲折，但我们决心奋然行进。为了少走弯路，恳望不断得到海内外学术同好的关心、支持和指点。

包忠文

一九八九年四月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美学丛林中的一匹骏马	
第一节 姚斯其人其事	6
第二节 十九世纪以来美学研究的历史走向	8
第三节 接受美学的理论来源	13
第四节 实证主义的困境和马克思主义美学观的新选择	23
第五节 文学实践的理论回音	32
第二章 蜘网密结里的逻各斯	
第一节 从抽象到具体——《走向接受美学》的逻辑结构	39
第二节 诉诸“读者”的新思维	47
第三章 瑕瑜互见的珠宝	
第一节 艺术生产理论的新视角	89
第二节 跛足的“大卫”	117
第四章 万花筒里的窥探	
第一节 康斯坦茨学派的双壁	126

第二节 康斯坦茨学派与东德、苏联的接受理论	133
第三节 康斯坦茨学派与美国读者反应批评	145
第五章 艺术迷宫里的洞悉	
第一节 意境，审美奥秘的关结点	151
第二节 中国古典艺术中的“召唤结构”	158
第三节 中国古典艺术的审美真谛	175
第六章 大潮后的反思	
第一节 思考之一：出路在摆脱内在矛盾	185
第二节 思考之二：走向更广阔的实践	192
第三节 思考之三：呼唤“黑格尔体系”再版	198
后记	

引 言

西方现代画派一代宗师毕加索说过：东方艺术是真正有价值的艺术，我热爱中国画。中国艺术以其特有的审美意味、魅力和风姿使许多人心醉神痴。人们在玩味中国古典艺术的时候，既享受了艺术的芳沁，又引起无尽的遐思和迷离般的困惑。

人们常常喜欢谈论唐朝诗人王维的诗，说他的诗“空灵”、“恬适”、“飘逸”，既透现形而上的意味，又散发山林田园般世俗气息，造成深广的艺术境界。一首《山居秋暝》曾引起不同时代、不同层次读者众多的意象创造。“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观猎》中这迷人的诗句留给人们的是隽永的沉思和无限的回味。一曲《琵琶行》，万千气象如历目前，泠泠之声不绝于耳，把读者带入“大珠小珠落玉盘”“银瓶乍破水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的奇妙的境地。而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则在萧瑟的氛围和艰涩的语境中展现了冷落凄清的秋色和羁旅游子惆怅的心态，使我们似

乎看到在夕阳西斜、枯藤突兀、昏鸦凄鸣中，一个远行盼归的游子在崎岖的山道上艰难行进，读来柔肠似断，情意绵绵。

人们又常常津津乐道于宋代画院里的趣闻轶事。一句唐人诗句“野渡无人舟自横”，在应试者的笔下出现了构思不同的画面。或舟系岸边，鸦栖蓬头，或孤舟随溪水摇荡，艄公懒睡船头。同样的情形也产生于“深山藏古寺”、“踏花归来马蹄香”和“竹锁桥边有酒家”等诗句的命题画中。同一诗句在不同的画家笔下竟会留下如此丰富的形象画面。

如果说中国的古典诗词在时间的流程中展现了绚丽的丰彩，那么中国的书法和篆刻艺术则在点线的流走中奏响了一曲曲交响诗。书法中起笔落笔的轻重、缓急，结字布局中的飞白、疏密，用墨的浓淡、干湿，都造成了需要补充和丰富的艺术空间。唐高僧怀素《自叙帖》中那跃动的点线，如舒卷的浮云，飘拂的扬柳，招展的旗帜，奔腾的骏马，使我们感受到飘雨骤风，落花飞雪，龙蛇飞走，长空闪电和两军争斗，产生丰富的联思和想象。一方印章，或方或圆，笔画或粗或细，或流转多姿，或精神凝注，或如流云飞渡，或如藤蔓攀枝，真是千姿百态，变化多端。

为什么中国古典艺术能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留下丰富的联想？为什么同一句诗在不同的读

者的阅读中产生了众多的阐释理解？为什么中国古典艺术能让人长久体味？对于中国古典艺术中这个如同歌德巴赫猜想一样的难题，古今中外的美学家、艺术理论家们在探讨、在思索，希望给予一个合理的解释。

中国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和文论家司空图在总结王孟诗派的艺术成就的时候，提出了“意在象外”重要的美学观点，认为王维、孟浩然的诗之所以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原因就在于他们的诗能够在有限的诗句和情景中，显现出丰富的思想和意蕴。这个思想多少带有点玄学的意味和形而上的色彩，猜测到诗歌本文和审美对象是不能等同的。可惜的是，中国文论固有的缺少思辩能力的缺陷没有能使这一思想得到进一步的阐发。

对于艺术审美中出现的这种令人困惑的阐释现象，许多文艺理论的教科书中均采用高尔基“形象大于思想”的说法。按高尔基的解释，就是作品显示出来的形象意义，要宽于作者原来所要表达的思想意图。高尔基的这个思想，多少看到了作者原来意图与作品显示的意义之间的差异。但这个观点仍有值得进一步研究之处。

首先，文学作品作为审美客体是以统一的整体同审美主体对立的。因此，很难将作者的思想和作品本身的形象意义分割开来。其次，文学作品在未被读者阅读之前，只是文字符号，无所谓

意义的显示。而一旦显示出了意义，必然是在读者阅读之后，通过读者的理解才有可能。因此，所谓“作品本身的形象意义”这个说法离开读者的阐释理解是不可能存在的。再次，高尔基讲的思想，指的是作者本来的意图，而思想和形象这两个概念难以在价值上进行比较。因为在作品中思想只能寓含于形象之中，把思想游离出来，同形象进行比较，这在逻辑上似乎是有毛病的。

看来，“形象大于思想”的说法也不能透彻地解释文学作品接受中的审美差异形成的原因。需要另辟蹊径，选择新的视角，转换新的视点，寻找新的思路。而联邦德国著名美学家姚斯所著的《走向接受美学》一书（周宁、金元浦译，辽宁人民出版社版，以下引文未注出处者均见此）以其一系列新颖独到的见解，为我们理解上述问题提供了方法论启示。

一位中世纪神学家说过，上帝和臣民，彼岸和此岸，天国和人间，在这对立的两极中，上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它的神威，使一切都显得卑微渺小，暗然无光。它的无与伦比的创造力，幻化了丰富多彩的人间世界。

随着历史的变迁和科学对宇宙奥秘的揭示，上帝这个昔日神秘的字眼已经日益失去其威重的灵光。然而作为一个美妙的比喻，人们却常常赋予尊贵者“上帝”的光环。在艺术王国里，作者一

向被尊以崇高的地位。作者象上帝一样，创造了无限丰富的艺术世界，而读者恰如臣民只能仰受“上帝”创造的艺术甘露。如今这个“艺术的圣经”要打破了。在姚斯看来，艺术王国里上帝和臣民的位置应该颠倒过来。读者，不仅是艺术作品价值的最终实现者，而且也是艺术再生产过程的动力。没有读者，艺术作品只能象无人欣赏的花朵；没有读者，艺术只能在枯萎中消亡。读者无异于艺术王国里的“上帝”。在读者面前，作者已失去其威严的光彩。这就是姚斯给我们的深刻启示。

第一章 美学丛林中的一匹骏马

当代美学研究可谓学派林立，纷陈递嬗。忽一日突然从这片丛林里冲出一匹骏马，它那矫健的雄姿，令人惊奇，令人神往。

——作者题记

第一节 姚斯其人其事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整个西德美学界酝酿着革新的气氛。1967年的某一天，康斯坦茨大学哲学教授汉斯·罗伯特·姚斯（Hans Robert Jauss）发表了一篇题为《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的论文。这篇论文以新的论题，崭新的视角，把文学史的编撰纳入一种新的理论框架之中，在美学界引起了振聋发聩的影响。从此汉斯·罗伯特·姚斯成为美学界一个闪烁着耀眼光彩的名字。姚斯生于1921年。1952年在马赛尔·普洛斯提，他以时间与回忆为题写了一篇名为《光阴虚掷的探索》论文，从而获得海德尔堡大学博士学位。在海德

尔堡大学他就以欧洲中古时代艺术风格语言学为课题，研究中世纪的创作。1957年取得大学教授资格。1959年他在闵斯德，1961年又到基森，1966年以后在康斯坦茨大学任教，并成为美学界著名人士，1987年退休。

姚斯是许多学术团体和组织的成员。1962年他发起撰写古罗马艺术文学大纲。1963年他是诗学和阐释学研究组奠基人之一。他是康斯坦茨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与沃尔夫冈·伊瑟尔并称为接受美学双璧。从1980年起，他又是海德堡艺术学校专家组的成员。作为访问学者，他曾受聘于苏黎士大学、柏林大学、纽约大学、耶鲁大学、巴黎大学、贝格莱大学、洛杉矶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以及麻省大学等高等学府，担任名誉教授。

姚斯的学术思想涉猎于种族理论、历史学、阐释学、文学、而尤其在美学领域，他的思想获得了辉煌的成就。他致力于美学和文学理论革故鼎新工作，是接受美学的发轫者和积极倡导者之一。他的接受美学的观点主要体现在《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1967年）《艺术史和实用主义历史》（1970年）、《风格理论和中世纪文学》（1972年）、《歌德和瓦莱里的浮士德》《审美经验和文学阐释学》（1977—1982）、《文学研究的现代变化》（1977年）、《中世纪文学的古老性和

现代性》、《阐释视野中的诗歌本文》(1980年) 等著述中。

在1984年写的《审美经验》里，他对自己早期的思想有所修正，扩大了社会学视野。最近(1987年)他又将自己的思想系统地加以整理，发表了《接受理论》一书。《走向接受美学》实际上是姚斯几篇重要论文的辑集，比较系统全面地反映了他的接受理论的主要观点。

第二节 十九世纪以来美学研究的历史走向

接受美学作为新的美学思想和方法论产生于本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联邦德国不是偶然的。它是西方传统美学发展的逻辑延伸，是受某些西方现代美学的影响的产物，同时同马克思主义美学在西方影响的扩大也是分不开的。

大家知道，美学研究作为自觉的学科是从1750年德国美学家鲍姆嘉通提出把 *aesthetics* 划出来单独研究开始的。从那以后西方美学研究基本上沿着两条传统、两条路线发展。一条是借用柏拉图的“理式”(*idea*)概念，把美学看作是某种客观精神的感性表现，进行形而上的思辨研究。它包含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圭那把理念的神学化，视美为神祈的昭示。而黑格尔的美学思想则可以说是这种研究路线的集大成者，他以绝对理

念的辩证发展过程来展示美和美的表现形态。另一条道路，则是从亚里士多德的人的模仿的本能观点出发，对美学进行人本主义的研究。这种研究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从人同自然交往的关系来研究美及其本质。另一类是从人的感觉和经验来研究美的本质和美的范畴，如英国经验主义美学家博克、洛克等就属于这一类。它实际上恢复了鲍姆嘉通美学研究本来的宗旨。

无论是形而上的方法，还是人本主义的研究方法，十九世纪中叶以前的西方美学研究的课题主要集中在探讨美的本质，美感的起源以及美的表现形态（范畴）这些美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上。而实证主义产生以后，西方美学的发展呈现了不同的趋向和态势，产生了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引导美学家寻找实证材料，把视线转向艺术史、人类文化史，希望从历史的序列中找出艺术的规律。另一种则是反本质、反理性倾向，满足于艺术事实的外部联系和排列，因而使美学研究转向反理性主义的轨道。西方现代美学流派尽管种类繁多，观点迥异，但这个基本倾向是存在的。美国科学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托马斯·芒罗在概括当代美学特征的时候指出，当代美学里出现描述性、经验性、实用性和方法的多元化态势。这同实证主义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西方现代美学研究的中心和方向发生了明显

的转移。本世纪二十年代以前西方美学的中心主要在德国，而这以后中心开始转向美国。在研究方向上，十九世纪中叶以前的西方美学研究的主要还是美学基本理论，可以说是基础建设，讨论的重点是美的本质和表现形态(范畴)。而二十世纪以来的美学研究的主要还是审美经验和艺术作品自身。西方现代美学中心和方向的转移有其社会原因和学科本身的原因。从社会原因来看，由于两次世界大战，欧洲的一些美学精英为了逃避纳粹的迫害，迁居北美，以至于西欧美学研究出现“人去楼空”的局面，而美国则出现众星荟萃的场景。从学科本身方面来说，对美的本质及其表现范畴的旷年持久的争论未见深入，争论的各方均未有互相通约的可能。这种争论使得理论家们产生了学术研究上心理疲劳，因此必然要运用新的方法开拓和扩展新的研究领域。

从总体上来说，西方现代美学的研究方法大体上可以归为两大类。一类是所谓的科学美学。这种方法主要从人的经验和心理的角度来研究审美经验及其在艺术作品中的体现，可以说是经验主义的或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格式塔心理学美学、精神分析学美学、杜威的实用主义美学、存在主义美学、现象美学等等就属于这一类。另一类是分析美学。这种方法把艺术作品作为自足体来研究，既割断它与作者的联系，又不诉诸于自然